

冬陽牡丹
馬人金鳳

张朴夫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K825.7/
Z471701

中国戏剧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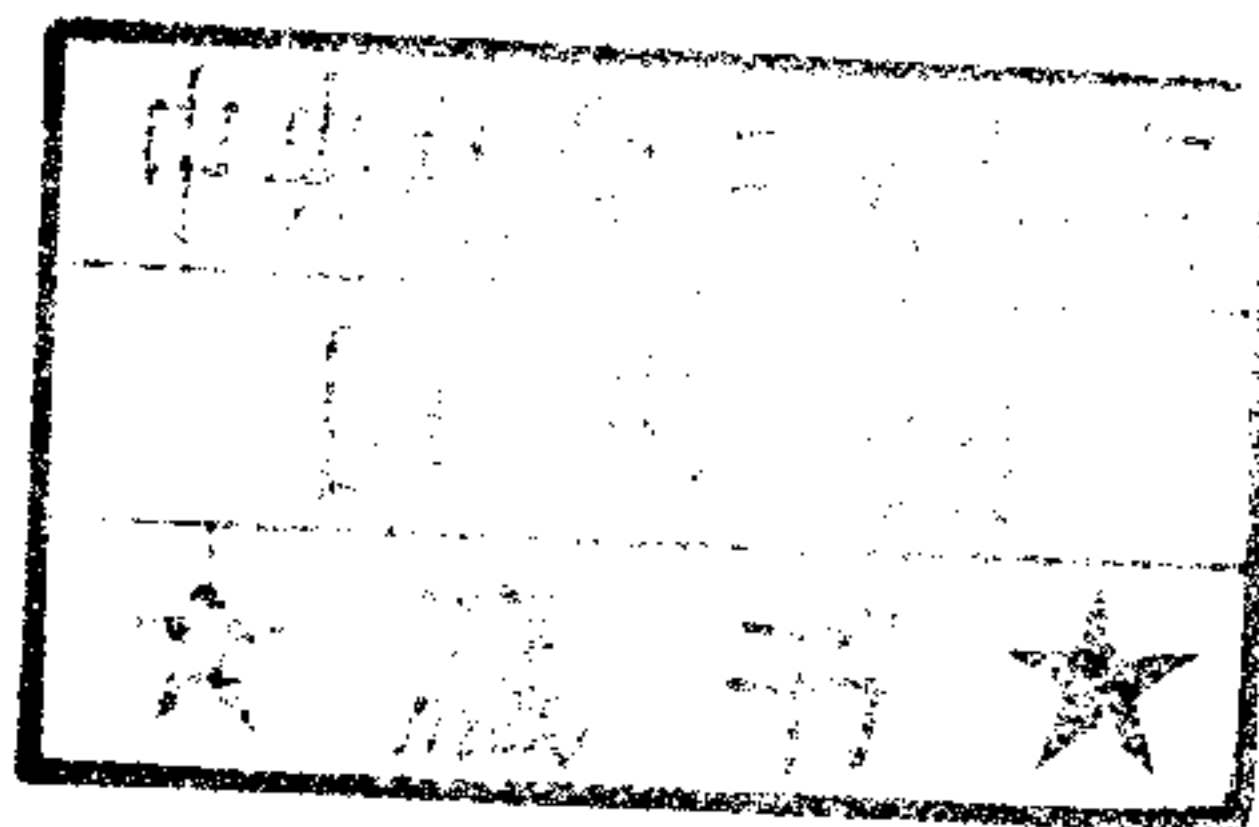


200255776

张朴夫 著

戏剧家传论丛书

洛阳牡丹马金凤



内 容 说 明

本书对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的出生和多灾多难的童年，坎坷辛酸的前半生（包括与旧社会恶势力和日伪侵略压迫的艰险抗争），以及艺术上如何勤学苦练由一口哑音变成金嗓子，怎么从十几岁就挑大梁，到以唱做念打都很出色而跻身于豫剧五大名旦之列的经历，作了详细的记述。特别是对马金凤在建国后，如何修改、加工和精演《穆桂英挂帅》并在首都获得“洛阳牡丹”的美称，又相继以《花打朝》、《花枪缘》等名剧的不断创造而誉满全国，拍摄电影，以及她不辞艰辛地培养下一代，终年下乡、下厂、走边关为工农兵观众热情演出等事迹，都作了真实、生动而感人至深的描写。

洛阳牡丹马金凤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市 彩 虹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122,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6.875 插页4

1988年2月北京第1版 1988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7—104—00007—0/I·2

定价 1.40元



马 金 凤

(四十岁时的便装照)



1957年和梅兰芳先生在洛阳(左为越调演员毛爱莲) 马建 摄
马金凤在《花枪缘》中饰姜桂芝 马建 摄





马金凤在《花打朝》中饰程七奶奶

孙德侠 摄

著名导演杨兰春为马金凤排《花打朝》

马 建 摄





马金凤教学生表演

马建 摄

马金凤与本书作者张朴夫交谈

马建 摄



目 录

教父命母插草标.....	1
相国寺卖艺搭班.....	8
骨肉情怎忍离分.....	15
“盖九州”饮恨撞柱.....	27
一脚蹬成金嗓子.....	32
斗恶霸幸得良方.....	39
穆桂英新仇旧恨.....	46
唱堂会痛斥汉奸.....	55
装化婆智斗鬼子.....	62
拒演俗戏的传奇.....	72
天下穷人最相亲.....	79
日出会合唱“中原”.....	85
桂英整军下江南.....	91
梅兰芳三看《挂帅》.....	97
化妆室里多教益.....	105
水袖眼神添功夫.....	109
博采众长创“帅旦”.....	115

DJ82 / 18

女帅英姿显银幕	119
苦心推出《花打朝》	129
程七奶奶进北京	135
避横祸逃奔李庄	140
金凤凰火中腾飞	147
心如真金献人民	156
双“花”并开动京城	162
减肥还债心志坚	168
OK! 铁老太婆	173
“一挂两花”添新彩	181
师传情传得泪功	186
洛阳牡丹发新枝	193
老当益壮上边关	199
后记：为马金凤写传所想到的	208

救父命母插草标

一九二五年冬，在凛冽的寒风中，一位二十多岁的面黄饥瘦的村妇，跪坐在山东曹县街头，头上插着一根草标，嘴里喃喃低语：

“行行好吧！卖二十块大洋……”

“哟，这不是金妮她妈！？”一位街坊大伯见此情景一怔，忙上前扶起这村妇：“再穷，你也不能走这一步啊！”

村妇割心的哭声，惊动了周围的人：

“多可怜，她还有三岁的小女孩呢！”

这三岁的小女孩，就是马金凤，插草标的村妇，就是她妈。当时，她全家栖息在山东曹县东关一家车马店里，租了一间破草屋，全家靠她父亲崔合利唱河北梆子卖艺为生。崔合利从小被戏主拐走，五岁开始在一个河北梆子小戏班学艺，受尽皮肉之苦，十二岁登台唱戏，跟小戏班走江湖。有一天，曹县到外地跑生意的街坊，在一个小镇子上看戏，认出了台上唱戏的孩子就是崔家

丢的小合利。他们回乡一讲，马金凤的奶奶就让她五伯去寻找，戏主不放，还是要强留他在那儿学戏。马金凤的爷爷又去找，戏主还是不放，爷爷只好在那里当伙夫。因为崔合利的功底较好，文武花脸都能唱，戏主说：

“我把这小子养活这么大，得叫他好好唱几年戏，给我还债。”后来，几经曲折，崔合利十八岁那年，才得以脱身，回到老家曹县定居。不久，经人说合，同吴留玉结了婚，生一女起名叫“金妮”，意在盼望“金妮”能带来吉祥，改变艺人的痛苦命运。崔合利是个要强的汉子，为了维持全家的生活，到处奔波投班唱戏。这时，他颇有点名气了，被称为“盖九州”。由于想多挣几个钱，他拼命唱戏，终于积劳成疾，病卧在床了。戏主不肯放过他，带着打手找上门来，逼他下床去唱《铡美案》，恶狠狠地说：“你不唱这场戏，连过去的‘身钱’一笔勾销！”崔合利想，不能因病断了全家的生路，他挣扎着下了床，老母和妻子拉着他：“不能去送命啊！”三岁的小金妮，也哭着抱住他的腿。然而，戏主和打手们硬是在一片哭求声中，把崔合利拖走了。

崔合利含恨登台，咬牙唱戏，身上一阵热，一阵冷，戏唱到一半，就一阵头晕眼花，栽倒在戏台上，口唾白沫，中风不语。马金凤的奶奶和母亲，请求乡亲们把他抬回家，可哪有钱请大夫看病抓药呢！金妮她妈想，倘若丈夫的病治不好，往后不能唱戏，一家老小怎么糊

口呢？全家没有我可以，不能没有他啊！她一咬牙，悄悄地走出了家门，在席店拾了几根苇子，扎了个草标，插在头上，就跪在街头卖身了……

此时，街坊大伯苦苦地正劝着她，几位近邻也赶来劝她另谋生路。她哭诉着：“就是俺卖给人家当牛做马，只要能救活全家，也心甘情愿呀！”这天，她拿着街坊们凑给她的几个碎钱，买了几个馍，虽然回去了，但看到病床上呻吟的丈夫和可爱、机灵的小女儿，第二天，一横心，又赶到集上，插起草标跪在地上了。就这样，她一连在集上跪了好几天，可有谁能出二十块大洋买她呢！

一天中午，从外县来了一帮闯江湖模样儿的豪爽穷汉，见此情景，非常同情，问清了她卖身的原由，其中带班的头目马石头夫妇出面，和同伙们一起凑了二十块大洋给了她，收她当保姆，宽限她几天，料理好家务，随伙出走。

金凤的母亲用这二十块大洋，本想求医为丈夫治病。然而，她已身不由己了，只好含泪告别了婆母、丈夫及三岁的女儿，随着马石头一帮人流落到他乡去了。

崔合利病愈后，无限感激妻子的恩爱救了全家，他曾四处打听妻子的下落，但不得而知，只好把一切希望寄托在“金妮”身上，立志给三岁的女儿教戏，想将来爷俩能搭班唱戏，闯出一条生路来。从此，马金凤便跟

着父亲历尽坎坷，到处流浪唱戏。

金凤跟父亲来到山东、河南交界的济宁，投奔一个戏主唱戏，崔合利这时节又苦练了许多戏功，唱《铡美案》、《九江口》、《清官丹》等戏特别出色，有时演出中场内一片喝彩声，有的人还向台子上扔钱，小金凤拿筐头子为戏主拣钱。由于崔合利功底好，人们说他满身都是戏，将他叫为“花娥子”。

崔合利为了让女儿有个生路，从小就对马金凤严格训练基本功，无论春夏秋冬，从不间断。冬天下大雪，崔合利就领女儿来到古庙里练功，弄来一顶破草席，让她在席上翻跟斗，而且不准她翻出席边，硬叫她脚上放一碗水，做金鸡独立动作，碗里的水还不许溢洒出来。

马金凤七岁开始登台了，虽然嗓子不好，但做功不错，戏词念白也说得有声有色，再加上父女同台演出，观众感到新鲜，有人给马金凤取了个艺名叫“七岁红”。

不久，金凤又学了几个折子戏，特别是《刘二姐赶会》这个河北梆子传统节目，她演得很活泼，演出了刘二姐赶会时那股泼辣、开朗的劲头，很受欢迎。当时，戏班里女演员较少，金凤大都是跟父亲学戏，因此，男角的动作学得较多，唱、做、念、打全套基本功样样都会，为马金凤后来文戏武唱穆桂英打下了基础。

由于马金凤的父亲从小下海，她的几个伯父、叔父

先后也入了梨园，四处流浪唱戏，使她从小就爱上了戏曲，爱听戏、爱学戏、爱看父亲演戏，特别对父亲的一些表演绝技，往往要看个究竟才罢休。一次父女俩同台演《铡美案》，崔合利演包公，马金凤演秦香莲的小女儿冬妹，金凤看父亲的表演入了迷，竟然闹出了这样的笑话：

包公怒斥陈士美，当要铡他时，崔合利的表演非常精彩，他运用气功，使包公的一双眼变得通红，好似喷火，在声如惊雷的演唱中，怒发冲冠。这时，马金凤在台上忘记了自己是秦香莲的女儿这一角色，一双眼直盯着看父亲的表演，当秦香莲拉着儿子英哥下场时，按剧情要求，冬妹也要随母下场，可演冬妹的马金凤却仍然呆立在舞台上，在琢磨父亲刚才的表演。最后还是王朝、马汉把她拉走的，结果弄得台下观众哄堂大笑。

崔合利的一些表演，在女儿的眼里是神秘的。所以，每演到这些情节，马金凤总是目不转睛地看，有时还问父亲这些“绝招”是咋么练出来的。崔合利爱演《大辕门》这个折子戏，戏中表现了一个忘恩负义之人所受到的惩罚。其中有罚忘恩负义之人吃草的情节。崔合利的吃草表演可算是一门“绝技”了，被观众誉为“草上飞”。在每演这一节时，马金凤在端着盘子给父亲递草时，看得真切，“草上飞”主要是基本功过硬，表演动作如飞，一会儿一盘草就吃光了，台下一片喝彩声。

一次一个老戏迷在演完戏后，来到后台想打听一下崔合利表演吃草是咋么吃的，正遇上马金凤走来，老戏迷就一把拉住马金凤：

“金妮，你最清楚，你爹在台上是怎么把一盘子草吞到肚子里去的！”

马金凤一听咯咯地笑了，笑得直不起腰：

“哎呀，俺爹怎么能吞草呢？演这戏，要真的吃草，不吃出病来了吗？”

“那我在台下看，他真的吃草了！”

马金凤说：

“真的没有吃，全靠手快，把草拿到嘴边时却装到袖子里了！”

回家后，马金凤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崔合利也笑起来，对女儿说：

“你回答得好！这就叫做假戏真做！”接着她父亲告诉她，要表演得真实，全靠苦练基本功，这一招一式往往要练一辈子，千百次，才能出手自然。这些，对马金凤来说，都是很好的启迪。她后来成了名角，演《花打朝》中的程七奶奶“吃鱼”一节，就是根据父亲过去的这些传教，进行表演改革的。首先从真实感出发，破了旧艺人的表演程式，她不仅把擅长做鱼的厨师请到家里来做鱼、品尝，还到饭馆里去观察别人吃鱼的动作和吃鱼时的神情、神态。所以表演得很真切、精彩。

金凤从小亲眼看父亲的表演，同时也看到了父亲练功的那种吃苦的劲头，他父亲为了练软功，往往在很热的水中练功。因为热水能使全身柔和，可以使筋骨舒展，这样练出的软功往往可以达到一定的难度。但马金凤也看到在热水里练功的那种难熬劲，父亲往往被热水烫得头上直冒汗。所以，马金凤在学戏练功中，从来都是不怕苦和累的。

相国寺卖艺搭班

正当马金凤跟父亲学戏，生活稍许得以安稳的时候，又一场灾难袭击了她幼小的心灵。

那年马金凤刚过八岁，她随父亲又返回家乡的一些村子里唱戏。不久，年迈的奶奶又病了，崔合利把金凤送到了曹县专门照料奶奶。可是，狠毒的房东以房租交晚了为借口，将金凤和她奶奶撵了出来。崔合利无法，只好把她们送到王集二姑家住下来，二姑家仅有一间草房，四处漏风，还住不下，就把奶奶和金凤安住在过道间里。这时节已入冬了，又下了一场雪，金凤怕奶奶冷，每天晚上给奶奶暖脚，紧紧地把奶奶的腿脚抱在自己怀里。一生饱经人世风霜的奶奶，对生活开始绝望了，怎么也不愿吃饭，卧床不起，想早离人世，免得拖累儿子和孙女。然而，这一切都被机灵的金凤揣摩到了。她哄着奶奶吃高粱糊糊，给奶奶说戏、唱戏，让她开心，并告诉奶奶：

“俺跟爹已学成戏了，等您病好了，我在县里唱戏挣钱，给奶奶做新衣服！”